

●传奇的角色 ●神秘的经验 ●实战的软件 ●赢利的保障

■ 钟麟 著



大操盘手

——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浦东电子出版社

大操盘手

——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内容简介

一九九三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位极为德高望众的“证券”老人，把他领进了这个充满了无比神奇的领域。他遂开始从一个对股票什么都不懂的“股盲”，孤身一人紧紧揣着怀里仅有的4000元开始闯荡上海滩，一直到后来单独地进行大资金独立运作也不过仅仅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由此，他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造化和非常可观的财富，属于他自己证券帐户里的资金也在欢快地拼命疯涨！

可是，人生就有如潮起潮落，有高峰就有低谷，有欢喜也就有伤悲。在他所有曾经患难与共的众多好朋友之中，有太多的也仅仅只是在一夜之间，数千万资金灰飞烟灭了！甚至连他自己也同样难以避免地受到了某些冲击与株连。也正因为如此，他从此在这个市场之上失去了许多非常好的志趣同道，也失去了许多令人非常佩服和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此，他所研究出的麒麟短线跟庄技法可说是他心血之结晶。

ISBN 7-900360-88-3



9 787900 360885 >

定价：30.00元（光盘配书）

大操盘手

——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 钟麟 著



浦东电子出版社

书 名：大操盘手——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文本著作者：钟 麟

责任 编 辑：雷 宁

出版、发行者：浦东电子出版社

地 址：上海浦东郭守敬路 498 号上海浦东软件园内 201203

电 话：021-38954510, 38953321, 38953323(发行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软件连锁店

排 版：明君工作室

CD 生产者：上海联合光盘有限公司

文 本 印 刷 者：松江新桥新生印刷厂

开 本/规 格：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印 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本 版 号：ISBN 7-900360-88-3

定 价：30.00 元(1CD, 含配套书)

本书策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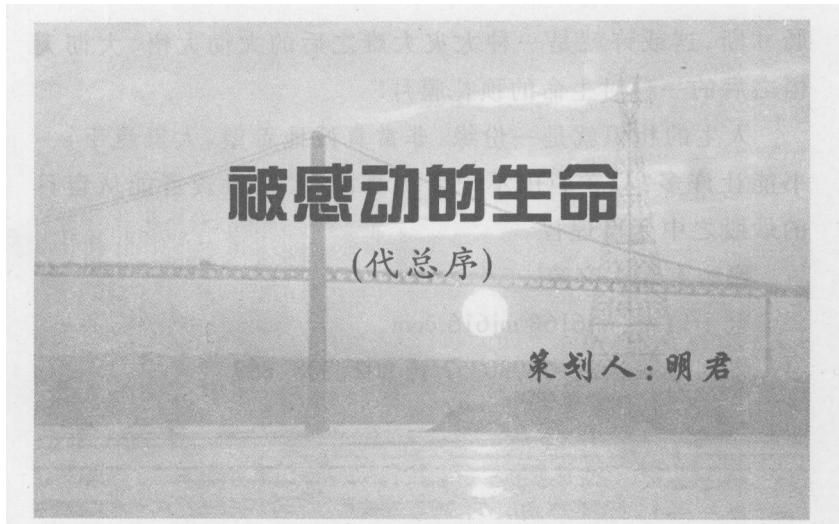


明君工作室



作者简介：

钟麟，著名证券投资家，原名钟文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投身于中国证券市场，渐渐对证券市场的运行趋势、投资规律、总体发展均有极为深刻的理论研究和实战感悟。先后曾经在北京、西安、郑州、长沙、大连、深圳、上海、广州等地负责从事投资策划和资金运作等市场项目。其思维方式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常与人不同，有独到之处。并且，在近十年实战操盘的基础上，独创出证券市场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实战理论体系——“形态位置分析理论”。



被感动的生命

(代总序)

策划人：明君

剖析自己很需要勇气。

所以，当不经意之间读完《大操盘手》之后，心里便涌起一股久违的冲动，一定要出版发行此书，让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从另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了解股市的冷酷以及大庄家做庄时的操盘意图。

尽管各类门派的炒股技术之书占据着图书市场不小的份额，但为何成千上万的投资者仍未幸免于“血染股市”？道理很简单：股市是人性的！沧海曾经难为水，透过《大操盘手》，我们似乎是在理智地倾听一个曾为“超级大操盘手”在被生命感动之时发出的一种“忏悔”，这种“忏悔”包含了他们曾经做庄时采用的“炒股技巧”。在此，还有什么样的炒股类技术图书、能比它更真实地反映出股市庄家的一系列操作行为呢？

仰望生命，该书作者始终都怀着最虔诚、最尊敬的谦卑，注目着股市中让人无法伤悲却又悲喜交加迷乱于内心的肝

肠寸断,这或许就是一种大灾大难之后的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之后的一种对生命的顶礼膜拜!

人生的相识就是一份缘,非常真诚地希望《大操盘手》一书能让许多“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投资者能从盲目的炒股之中变得理智。

愿和有缘人交流。

电子信箱:mj616@mj616.com

咨询电话:021-53930257 转 802、808、809

2003 年元月 8 日于上海外滩

目 录

- 第一章 魂归何处 / (1)
- 第二章 发现机会 / (67)
- 第三章 胜者为王 / (123)
- 第四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 / (167)
- 第五章 大手笔 / (215)
- 第六章 无言的结局 / (267)
- 后 记 “富豪”的“基石” /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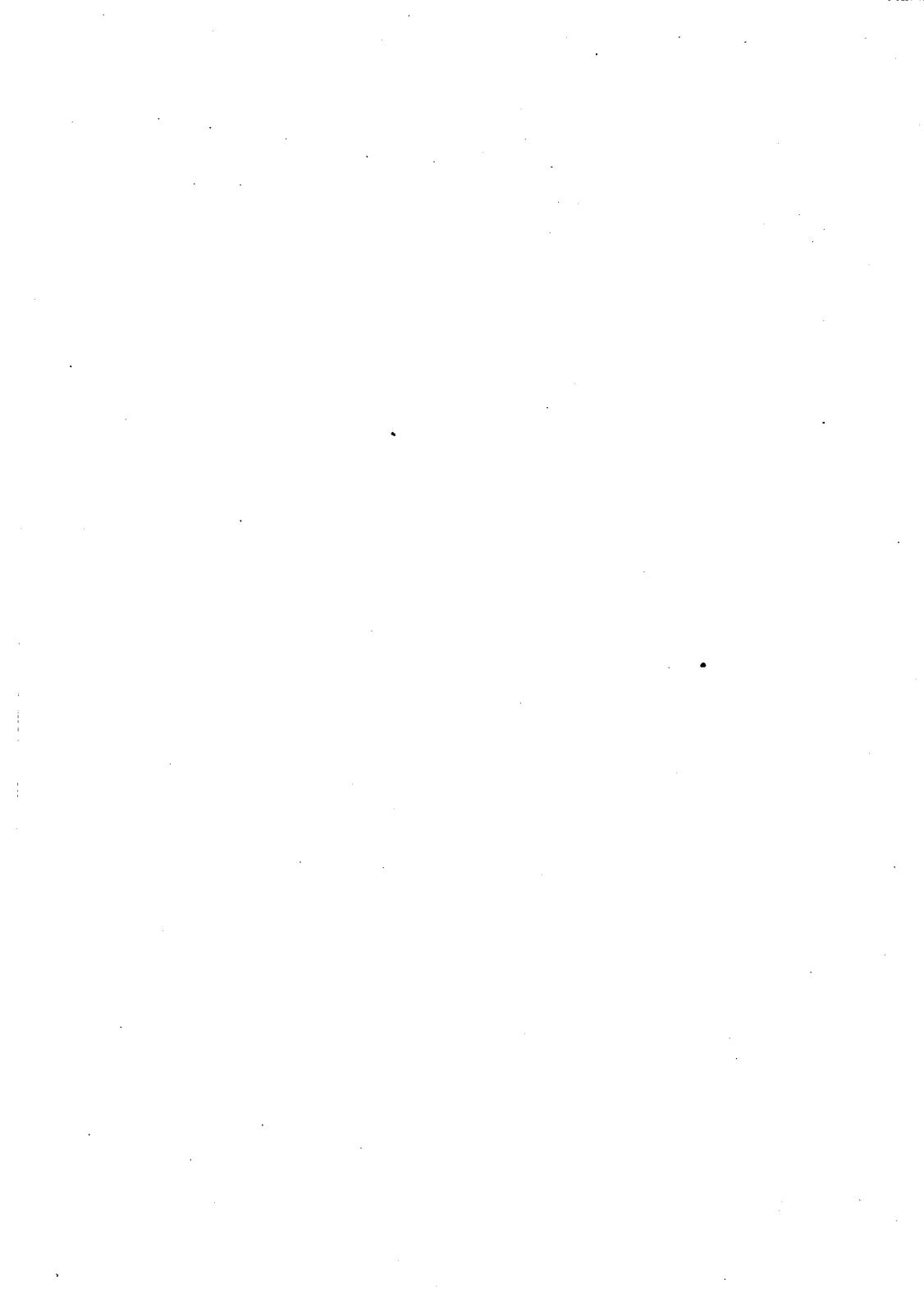


第一章

魂归何处

股市是人性的，因为做庄的操盘手只有在熟悉人性弱点的前提下，才能长胜，所以市场上许多真正的高手大多数都是从一般散户出身的。

每一个在股市中打拼的人，哪一个又不是淋漓尽致地用他自己的风格，在和高悬在股市上方莫测的命运相斗呢？



魂 归 何 处



鲁欣宁从饭店的十九层上跳了下去。他的身体落在十分坚硬的路面之后，肯定已经被摔得惨不忍睹了。那个样子，我没有看到。正如我不能感受到在“3.27”国债多方的胜算中，执意做空的他在最后的“黑色八分钟”中的疯狂与恐慌一样。我也无法想见到他从拥有亿万身家到顷刻间负债累累的情形下的那样一种彻底的绝望，那种歇斯底里般的心情，肯定是宛如刚刚走过了一个世纪一般艰辛。我想除非是同样经历过这种情景的人，谁都无法会有这种深刻的理解，也根本无法去想象、体谅。而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却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此刻已经是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从鲁欣宁绝望的那一刻起，我也同时从数千万身价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而且，我还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看那医院里盖着白色床单的尸体。

是愤懑还是无奈，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当时的心理了。但我真想仔细地看看鲁欣宁到底被摔成了什么样子。他总不应该就此一脸的安详和幸福，真像进了安乐乡一样吧？我走到了他的床跟前，很想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床单，一直紧贴着我站着的王岚紧张地拉了一下我的胳膊。一侧脸，我看到了她那苍白的脸上明显写满了恐怖，我猜想她一定是非常不想看到鲁欣宁现在的样子吧。我只好把刚刚伸出的手又抽了回来。

王岚往我身上紧紧地靠了靠，小声对我说：“走吧，咱们



去看看宋莉吧！”

我点了点头，她说是要去看宋莉，其实她可能想尽快离开这里吧！

宋莉是鲁欣宁的情人，我认识王岚也是通过宋莉介绍的。她们俩在上海市天艺歌舞团里是最好的朋友，宋莉可能以为我和鲁欣宁也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她把她最好的女朋友，也是她们团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介绍给了我，但我和鲁欣宁却算不上什么真正特别好的朋友。我们这些人曾经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于是也就成了天天都在同一条船上的。可是，我一直在玩股票，鲁欣宁一直玩的都是期货。我对期货其实不甚了了，甚而一直敬而远之。尽管股票与期货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它们的差异也只不过是在咫尺之间，但我总觉得那东西风险太大，太让人提心吊胆。在资本市场上，风险与赢利总是成正比。高赢利的背后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多少令人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深叹。

一般投资者在入市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风险，风险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赢利才是第二位。我们根本就无须过多一厢情愿地考虑在市场上到底可以赢利多少，而首先应该关注我们将要面临的风险到底会有几多。若是后市面临的风险过大，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呢？那就不如待日后行情的发展日渐明朗化之后再定。

股市上的钱是赚不完的，只要我们还有机会就行。但是，我们自己的保证金却是十分有限的，一旦亏本起来，其实根本就不会需要太多的时间。因此，我们宁可去买一些少赚或者暂时不赚的“成长性”股票，而根本就不去买那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热门股。虽然投资永远没有投机那样钱来得快，那样容易“暴富”，但是，总要比一朝突然变成了“穷光蛋”要



强得多。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风险太大，出现风险的机会也就越多，一次意外，就足以让我们致命。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任何良好的预期都应大打折扣。

我对凡是我不懂的东西，始终都持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除非我自己能够真实地了解清楚它的底。我当然知道期货要比股票能更快地获得巨额财富；但我也深深地知道，它同样可以让人更快地、更彻底地完蛋。所以，我对所有涉足期货的人，一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看不惯他们因获利太丰厚而专横跋扈、目空一切。

我之所以对鲁欣宁很好，主要是出于徐孝荣对他非常敬重。

徐孝荣曾对我说过：“寒儿，你一定要和小鲁搞好关系，他在高层的关系大得不得了，很有背景。对于干我们这一行的，这种人，到了日后某些关键时刻，绝对用得上的。”

徐孝荣是我的启蒙恩师。两年前，我刚刚踏上上海的土地之时，怀里揣着的只有四千元钱，这么一点微薄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之中，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是恩师把我培养成了股市里的操盘手，而且绝对是超重量级的大操盘手。也是恩师让我拥有了目前的这一切，也让我成为了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千万富翁。所以，对于恩师说的话，就犹如圣旨一样，我完全没有不去听的道理。

可是，现在鲁欣宁崩仓了，我们近十亿元的资金在瞬息之间全部化为乌有！

我应该怎么去见恩师啊？

“这个该死的鲁欣宁！”

这句话，我可能是不自觉地说出了口。王岚问我：“刘寒，



你在说什么呢？鲁欣宁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思绪游离地答道：“他虽然死了，可是，我们离死也不远了。”

王岚的手紧紧地搂着我，怯声地问我：“到底怎么了？他不是一直都炒期货的吗？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很快就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一直以来，我很少和王岚谈论公司业务上的事儿。我很后悔刚才不经意中所说的话。我仍然不想让王岚马上知道我现在已经面临的处境。

当然了，这种事儿她也许很快就会知道的。以鲁欣宁的个性，我估计他早就和宋莉大力吹嘘这件好事儿了。王岚见我不说，很快就换了一个话题，她叹了一口气说：“你说现在宋莉会有多伤心啊！”

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见到宋莉时，她向我点了点头，接着眼泪就流了下来。王岚赶紧走到她的跟前和她小声地说着什么。说了一会儿，宋莉的眼泪很快就没有了，她恢复了常态。后来，她就和王岚说着她们歌舞团里的事儿，轻言慢语中不一会就有了笑意。那个从前活泼喜欢发嗲的宋莉又回来了，好像鲁欣宁的死已经不存在一样。

我心里当下变得凉嗖嗖的。鲁欣宁在宋莉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他死的时候却仅仅得到了这种回报。

如果将来我死了，王岚对我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呢？

我心里急剧地抽动了一下。

我对王岚说：“你先陪陪小宋吧，我去看恩师。”

王岚点了点头。

宋莉对王岚说：“你和刘哥走吧，我没事儿！”

王岚问宋莉说：“你现在行吗？”



宋莉说：“你走吧，我没事儿。”

宋莉表现出的这个样子，让我更加寒心了。她为什么就不能表现出一点悲伤的样子呢？她毕竟是演员啊，她要表现出悲伤的样子真的是太容易了。

王岚看了看我，那意思是征求我的意见。可我现在不想带着她去见恩师。我故意十分大度地说：“小宋，你要节哀顺变，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王岚，你再多陪一会儿。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来接你好啦！”

王岚又点了点头，她心里可能也不愿意和我去看师傅吧。

二

据说徐孝荣在听到鲁欣宁崩仓的消息时，当即就昏了过去。这在我的师傅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恩师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超级大庄家，几年证券市场的征战，使他有着非常良好的心里素质与实战经验。他曾不止一次地教导我说：“在股市里赔钱，总是不可避免的。赔就赔了，没什么了不起的。若是一个人承受不了赔钱的打击，他就应该趁早离开股市。因为那说明了他根本就不适合在这个市场里混，迟早会把自己的本钱全部亏光的。”

恩师不仅这么说，他也确实在这样做。在我们这一班师兄弟们的眼里，恩师简直就是一个股市圣人。有好几次，由于我们操盘失误而出现大面积赔钱时，看着账户上数千万的资金转眼之间消失，恩师也确实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但这次，恩师却倒下了。看来这个打击确实太大了，也太严重了。当然，这也说明，师傅不是神，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不过他是一个有着常人一样的情感与弱点的股市圣人而已。过去他能承受次次亏损赔钱的考验，也许是因为那些时候我们这些手下操作上的失误，使公司赔的多是些其他合作机构的资金，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银行的资金。其中赔的毕竟不完全是自己的钱。对于这一切，他是完全可以理解接受的，所以也容易原谅我们。因为即使那样亏损了公司大部分资金，我们依然还有后备资金。这些后备资金能够确保我们日后仍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与机会，同时更有重振雄风的信心与能力！可是，这一次由于轻信鲁欣宁，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尤其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四、五亿资金一下子变没了，一时之间，他也确实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我来到另外一家医院时，徐孝荣正躺在病床上，微微闭着眼睛。他已经知道鲁欣宁跳楼自杀的事儿。

他听见我进来，便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尽可能平静地问：“师傅，今天感觉怎么样？”

徐孝荣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梗塞地说：“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感冒，过两天就好了。”

我坐在徐孝荣的身边，安静地看着他，他也安静地看着我。我小声地说了有关鲁欣宁的情况。最后，徐孝荣问我：“你彻底查过他的全部账户了？”

我点了点头：“全都查过了，这次完全是违规操作的成分太浓，太明显，引发政策不得不正式干预的结果。他确实崩仓了。若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跳楼的！”

徐孝荣微微点了点头，接着，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问



我：“你的钱也都损失了吧！”

我尽可能淡然地说：“师傅，我的钱无所谓，本来我的钱都是你给我的。”

“不能这么说，那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唉！都是我一时轻率……”

徐孝荣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过了一会儿，他也许又想到了自己的钱已经没有了，便再次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见到这种情况，我只好退了出来。

徐孝荣对由于鲁欣宁崩仓而失去了自己的几亿资金并没有埋怨我，尽管这一次是我直接把调动资金的权力交给了鲁欣宁。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举动是得到了他的默许的。这么大的事儿，没有经过他的亲自认可，我就是再胆大妄为，也不敢擅自做主。

应该说，鲁欣宁也确确实实想要帮我们一把。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内幕”消息，所以才敢做这么一“庄”。如果这次他的操作能够成功的话，我们所拥有的资金都将迅速翻几番。这么大的诱惑没有人不动心的。

虽然外面的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亿万富翁，其实我当时所拥有的资金还没有真正到一个亿。如果这一次操作能够成功的话，我就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这个念头真是太吸引人了。所以，当鲁欣宁要来调动资金时，我的心也一下子开始加速跳动起来。但我对期货毕竟不了解，既然我不能确保这次投资有绝对全胜的把握，我就不会轻易地做出决定。不熟不做，这是我做事的原则。尤其是在风险投资市场上，风险控制始终是我投资的第一位！盈利才是我投资的第二位！于是，我马上打电话去征求徐孝荣的意见，徐孝荣对期货比我要明白得多。当时，鲁欣宁从我手里抢过电话，他对徐